



I 210.87
164.2

鲁迅作品选读

(下 册)



鲁迅作品选读

(下 册)

153

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毛 主 席 语 录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八页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

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二——
六六三页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七——八一八页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三——八三四页

鲁迅作品选读 (下册)

目 录

小 说

孔乙己	(1)
药	(16)
一件小事	(39)
故乡	(51)
阿Q正传	(71)
社戏	(132)
祝福	(152)
理水	(177)

散 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10)
藤野先生	(229)

诗 歌

秋夜	(243)
----	---------

雪.....	(250)
好的故事.....	(257)
这样的战士.....	(267)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77)
自题小象.....	(287)
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293)
自嘲.....	(302)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311)
亥年残秋偶作.....	(315)

孔 乙 己^①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②，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③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④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⑤，大抵没有这样阔绰^⑥。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⑦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麝水^⑧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⑨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⑩，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

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⑪，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⑫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⑬……”“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⑭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⑮，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⑯，又不会营生^⑰；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⑱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

不屑置辩①⑨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②⑩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②⑪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②②，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②③”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②④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②⑤，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②⑥。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②⑦，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象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

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②，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注 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发表的时候，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在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2.格局：布置的格式。格，规格。

3.曲尺：木工的一种工具，纵长横短。

4.傍午：靠近中午。

5.短衣帮：帮，伙；短衣帮，指贫苦的劳动人民。

6.阔绰：阔气。

7.舀：读yǎo；用瓢、勺等器具取液体。

8.罍：读chán；夹杂意。罍水，即在酒中加水。

9.荐头：荐，读jiàn；推荐。荐头，旧社会里介绍职业的人。

10.声气：指态度。

11.之乎者也：这几个字都是文言文里常用的虚词。

12.描红纸：过去私塾里的学生初学写字时用的纸，纸上印有红色楷字，这是初学写字的范本，学生依照红字的笔划描成黑字。最通行的一种，印有以下笔划简单的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一般三字一读，但连贯起来又不大通。总之，其内容是为宣扬孔孟之道无疑。“上大人孔乙己”本是“上古大人孔氏一人而已”的缩写，把“己”改作“已”，因而就更是“半懂不懂”的话了。

13.污人清白：损害人家的名誉。

14.绽：读zhàn；这里是突露出来的意思。

15.“君子固穷”：这是《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的话，“固穷”即“固守其穷”，不为贫穷而变其志。“君子固穷”意思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不为贫困而变失其志。这是孔子的欺骗说教。

16.进学：考取秀才。封建科举制度中，经过县、府的考试，再到省里参加由省里学政主持的院考或道考，取中的就是进学，也就成了秀才。

17.营生：谋生。

18.粉板：商店记账用的牌子。

19.不屑置辩：不值得加以分辩。

20.秀才：封建时代参加县或府里的考试而成绩合格的人。

21.颓唐：精神不振。

22.囵字有四样写法：“囵”字一般只有三种写法：回、囫、囵。还有第四种写法见《康熙字典》《备考》所引《篇海》：“囻同回。”此“囻”字，早已不用，但是孔乙己这种受封建教育毒害很深的人，常会注意一些没有用的字，并把这看做学问和本领。

23.“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多不多呢？不多了”。这也是孔乙己借用他背熟了的孔子的话，但是同孔子原话的意思无关。孔子在《论语·子罕》篇里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24.举人：封建时代参加省里举行的考试而成绩合格的人。清朝规定每三年开一次乡试，由秀才或监生应试，取中的就是举人。

25.服辩：承认犯了罪，并且把承认的话写下来，这写下来的文字叫“服辩”。“服辩”又作伏辩，伏罪之词。《元典章》：“府司官对众审讞，取服辩文状。”

26.耳熟：听起来觉得熟悉。

27.蒲包：用蒲草编的一种草包。

28.年关：旧社会里每逢年底，债主要向欠债的人索债，所以劳动人民过年如同过难关。

简 析

《孔乙己》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又一篇“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檄文。

鲁迅说过：“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一九一九年《随感录·四十六》）。正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本篇在选取尊崇“孔圣人”这个“旧象”却没有爬上去的知识分子作为题材的时候，着力揭示的是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他们一向尊崇的“旧象”，深深毒害了自己，深深毒害了整个社会；从而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地指向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这就是创作《孔乙己》的指导思想。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以开始觉醒者的反抗“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呐喊出“救救孩子”“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第一声，那么，《孔乙己》就是用被孔孟礼教毒害而不觉悟的知识分子本身的命运，进一步暴露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的弊害之深，以期再次唤起受害者的觉醒，引起疗救的注意，尽快地“摧破”“旧象”，打倒孔家店，推翻旧社会。

在题材的选择与处理上，《孔乙己》虽不象《狂人日记》那样愤激鲜明、猛烈、泼辣，但在主题的确立与开掘上，却更趋于沉着、精熟、深广了。这主要表现在作者以深刻的构思揭示了典型环境中“孔乙己”这一个典型人物的性格，达到了以孔孟之道的产物批判孔孟之道、以尊“孔圣人”偶像的典型“摧破”“孔圣人”偶像的目的。《孔乙己》思想和艺术的成

功，正在这里。

鲁镇咸亨酒店里，“一副凶面孔”的掌柜与“专管温酒”的小伙计，“靠柜外站着”喝酒的“短衣帮”与在“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长衫”客，分明地展示着阶级地位的对立；酒店中的“我”“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则清楚地透视出这里的空气是那么沉滞、死寂。作者就是通过这一阶级阵线分明、周围沉滞、死寂、人们感到“单调”“无聊”的典型环境和这一典型环境中“我”讲的“笑几声”的“笑”，来揭示孔乙己这一典型及其悲惨命运的。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
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
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
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
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讲话，总是满口之乎
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这么一副富有特征的孔乙己肖像，是孔乙己内在灵魂的表现，也是“所有喝酒的人”不能不“都看着他笑”的原因。因为，在“长衫”客看来，他虽然穿着和自己一样的“长衫”，但他却不能和自己在一起“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在“短衣帮”看来，他虽然和自己一样“靠柜外站着”喝酒，却又舍不得脱掉那“又脏又破”的“长衫”，舍不得抛掉“教人半懂不懂”的“之乎者也”。就“笑”的内容说，尽管两者迥然不同，但嘲笑则一，别无其他。为什么孔乙己只能受到这样的嘲笑而得不到任何同情呢？关键就在于：在那样的典型环境中，他“站着喝”的社会地位与他舍不得脱掉“长衫”的思想意识